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六十三回 重圓山樂道為霸 三壑峽棄海稱雄

村人見此情景，齊向三緘拜舞，曰：「吾鄉大害，今承道長除卻。但此魔鬼，道長須帶至異地，遠遠逐之。不然，道長歸去，彼必復至，沿村遭毒更慘。是道長施恩於前，反為村人結怨於後矣。還冀道長一恩再恩，合村男女叨沾不淺？」三緘曰：「吾既與爾輩除茲大害，焉不驅之異地，而使妖復臨此以為毒乎？爾村人各宜善事多行，以敵別妖可也。」村人同聲應諾。三緘於是告辭老道及村人等，又望桑梓緩緩而歸。且言樂道自誅白蟒，與二翠分別，仍在小月洞中苦苦修持，不知不覺，三載有餘矣。心心念念，弗捨三緘。雖時來北風山與二翠談論，然別師甚久，無有指示，入道頗難。正值無聊，出得洞府，妖風駕動，游轉四方。遙見一山，圓靜可愛，重重疊嶂，莫知其名。山中無數妖精，在此相鬥。樂道暗計：「是山之上，為何妖集如林？吾且驅動風車，前去一視。」未逾片刻，已至山頂。瞥見二大漢子，一則青面紅鬚，一則赤面黃鬚；一持鐵鞭，一持月斧，兩相力鬥。鬥約十餘合，黃鬚漢子敗下，紅鬚漢子大聲吼曰：「如有武事者，前來試試高低？倘能勝吾，則為重圓山首領。」言猶未已，一黑面虎鬚者自右邊飛來，手執八爪銅錘，搖了又搖，吼聲如雷，曰：「此山妖部之首，須讓與吾！」紅鬚者並不回言，持斧便劈。黑面將錘一擋，紅鬚者倒退數十步，復持月斧上前力戰。戰不數合，知力弗勝，吼謂黑面曰：「此山妖首，讓爾當之！」黑面者耀武揚威，連聲呼曰：「誰敢敵吾，誰敢敵吾！」左旁來一黃面獠牙，虎眼綠鬚，手執連環雙刀，走上前曰：「爾慢當此妖首，且待吾來！」黑面者不服，向黃面者一錘打下。黃面者以雙刀架定，轉過身軀，回手一刀，幾中黑面之膀。黑面者仍然不服，又向黃面者頂門打下。黃面者復以雙刀架著，抽空一足，將黑面者踢倒在地，急欲以刀刺之。黑面者曰：「莫忙，莫忙，此山妖首讓爾，吾拜下風矣！」黃面者洋洋得意，曰：「誰敢前來與吾一戰？」山前一花面者答曰：「妖部之首，留以待吾！」但見手執梅花槍，上前即刺。黃面者只有招架之力，無有回刺之時，竟為梅花槍兒挑著左肩，大敗而去。花面者持槍在手，顧謂群妖曰：「此山妖首，應讓吾矣！」山後一粉面者手執鐵棍，飛奔而前，曰：「爾還算不得！」花面者曰：「爾有何武事？」粉面者曰：「爾待爾槍法厲害，各自刺來！」花面大怒，舉槍便刺。無如槍雖刺得迅速，而棍來沉重，勢不可當。鬥未片時，花面槍法已亂，早被粉面者一棍打下。花面者知力不敵，遂跪地告饒，曰：「妖部之首，甘願讓爾！」粉面者曰：「如有不服者，請來鬥之！」自此雖有大漢數十與粉面者鬥，盡皆敗去，久之無人上前矣。

是時，群妖將拜粉面者為首，樂道曰：「且慢，待吾前來。果能勝吾，拜之未晚！」群妖曰：「爾能勝此，吾等又拜爾為首焉。」樂道不慌不忙，手舉月亮銅斧，走上前去。粉面者乘其不意，劈頭一棍。樂道將身縱過一旁，也不回手。粉面者復又一棍，樂道仍然縱過。粉面怒極，接連擊之，樂道亦接連縱之。

群妖笑曰：「是妖會躲不會刺，亦難收伏。」樂道此際見得粉面者力已疲矣，乘勢將斧持著，橫順亂砍。粉面者支持不住，大聲喊曰：「這個部首，願讓爾當！」樂道停斧問曰：「有不服者，速來試之！」連呼數十聲，無人應答。群妖於是推尊樂道。

樂道自為妖首，呼群妖而告之曰：「承爾眾妖推吾為首，吾有數語為爾輩告之。」群妖同聲曰：「霸王有言，吾等敢不敬聽！」樂道曰：「吾與爾輩，都緣前世未曾修積，閻羅考對善惡，罰為鳥、獸、蛇、獐、虎、豹、熊、羆、豺、狼、犀、象之屬。幸知修煉，稍得微道，能化人形。以此思之，抱愧殊深，何暇稱雄角力？吾常常自恨者，以己身不齒人類也。如其再不修省，自恃妖部，或迷子女，盜精髓而傷人性命；或恣意吞噬，徒口腹而喪人身軀。是行也，皆為上天不容，不為雷斧所誅，必為仙子所滅，死入陰府，愈深墜落矣？以吾意見，莫若各煉大道，護國佑民。上天知之，自加眷顧。幸而皮毛脫去，封為仙子，何等逍遙！即道不成，投生人類，不貴必富，亦可以享塵世之榮。爾輩宜體吾言，毋犯吾禁也可。」群妖曰：「霸王之禁安在？」樂道曰：「一不可興水動電，傷損禾稼；二不可飛沙走石，驚駭民間；三不可盜取元陽，以戕人命；四不可吞噬男女，以逆天心；五不可妖部之中，自相殘殺。所禁如是，如有犯者，定不恕饒！」群妖曰：「霸王之禁甚善，願各遵之。」樂道曰：「能遵吾禁，吾得會三緘仙官，稟入弟子之列，同師學道，以冀大成。」群妖曰：「霸王此舉，是衛吾也，孰敢違背？但霸王既為吾類長，宜在此山鎮壓，恐有犯及五禁者，必先誅其一二，以鑒後車。」樂道曰：「既為霸王，豈可迷離此地。第不知是山上面有隙洞乎？」群妖曰：「山半一洞，名曰『黃庭』，古有修道者在茲，已成仙去。洞甚寬敞，願讓為霸王之居。」樂道曰：「有此洞府，可修吾道矣。爾輩速為導之？」群妖聞言，爭先恐後，頃將樂道引入洞中。樂道環顧其間，石牀、石座、石爐、石井，件件俱備，暗思：「此洞勝小月多矣！」自是群妖每日來洞三朝。朝罷時，樂道總以好言撫慰，勸其伐毛洗髓，以去獸性。群妖一一聽命，皆各斂厥形跡，修道為心。

從此樵斧丁丁，采薪者紛至沓來，俱無驚恐。

時逢春仲，山中百花開放，備極幽雅。樂道居洞日久，思念三緘及諸道弟道兄，不堪納悶，獨自出洞玩賞山花。群妖得知，霎時拱立如林，以候樂道。山外數十樵子，聽得山內有人行動，舉首仰望，皆屬奇形怪像，眾共嘩然。獐精恨之，化為厲鬼追之，樵子四散奔逃，忽墜一人於崖下而殞。獐精仍逞舊性，邁步前去，吞入腹中。當為鹿妖所窺，稟之樂道。樂道怒呼獐精而罵之曰：「爾已悉聞吾禁，焉得桀驁不馴？」獐精曰：「吾見樵子嘩然呼怪，心恐有驚霸王，故逐出林外，俾霸王緩賞花卉，以遣愁懷耳。」樂道曰：「爾雖為吾，實傷人命。是人即喪，令其屍骨得厝淨土，亦屬妖部之仁。爾何口腹是貫，見而吞之？是犯吾吞噬男女之禁矣。理宜誅戮，以為群妖戒！」群妖跪保，樂道不允，竟舉大斧，劈為兩段焉。自獐精伏誅，群妖愈見肅然，無敢再犯。樂道從此亦不輕出洞府矣。

且說棄海自別椒花子後，恨不常見，兼之望師念切，無事出洞，頻於黃沙岸上，散步消閒。他日身在洞中，納悶之極，海風乘動，雲遊四野。不知不覺，游至三壑峽前。極目其間，盡屬野霧迷漫，鋪成一片。棄海暗計：「是壑必有妖物霸佔，不然何以密布野霧如此耶？吾且按下海風，在壑週遊，看是何妖出沒。」剛在壑上盤桓頃刻，忽見三四老叟，偃偻而至，俱帶淚痕。棄海詢曰：「叟等何往？」內一叟曰：「吾姓康，名有年。」指左右一叟曰：「一姓李，名鬱都；一姓吳，名光烈。」又指後一叟曰：「是老張姓，名自新。皆居近村，因失子女於壑中，相約而訪之者。」言罷大哭。棄海曰：「徒哭無益，爾將情由洋細說之。」康老曰：「吾次子年十四矣，自館歸家，嬉戲於途，陡起妖風，不知所往。張老仲子年十五矣，同彼入市，歸來壑外，黑風一起，不知所之。至於吳老，一媳採桑後，條被黑風吹去。李老之女亦然。」棄海曰：「爾等主見若何？」張老曰：「吾四人別無主見，惟到都會府焚香抽籤，以卜子女兒媳能歸與否耳。」棄海曰：「不必，不必，爾輩子女兒媳在與不在，可於午後到此候著，吾自告之。」四老曰：「如道長救得吾輩兒女，恩戴不忘矣！」言訖辭別棄海，帶淚而歸。

棄海思曰：「是壑妖部如此猖狂，吾不誅之，誰為收伏？」遂化作樵子，持斧入壑，以探消息。奈壑之上下，黑霧密結，莫辨東南。棄海欲進無從，吹動海風，以散黑霧。片時壑中明朗，一眼可以觀荆舉目四望，妖跡渺然。甫轉路頭，斜由左入，瞥見一洞，隱於荆棘之內。棄海於是撥開荆棘，直向洞口而來。入得洞中，見男女四人，為葛藤束定。棄海曰：「爾等為何束捆在茲？」四人泣曰：「被妖所擒，繩束此間，以待嘉客。吾等欲逃不得，惟引頸受死而已。」棄海曰：「爾乃康、吳、張、李之子女乎？」四人曰：「然。」棄海曰：「吾遇四老，訪乃汝等四人而入壑幫尋，不意在斯。但不知是洞妖魔，今在何處？」四人曰：「今日東洞大王約去暢飲。明日係西洞所請，後日又屬南洞相邀，此乃北洞也。」棄海曰：「妖王既不在洞，汝等可隨吾歸。」四人曰：「緊束如斯，何能脫卻？」棄海曰：「不妨。」遂持樵斧，將所束割斷，命其牽著己衣，閉定眼兒，飛出壑前。立於大道，恰逢康老，囑將張、吳、李之子女，一並帶歸家內，遣人與三姓說知。康老見子歸來，相抱而泣。泣已，叩謝棄海之恩，苦留到家消閒數日。棄海曰：「俟將妖孽收後，再來不遲。吾且早去壑中，一力擋著。不然此妖不見子女，必怪風驅起，仍至汝等家下，以索之

也。」康老曰：「如是，道長將妖降餘，定要辱臨寒舍。」棄海曰：「老叟府第在何處耶？」康老以手指曰：「前面綠楊千樹、粉垣圍繞者，即吾家也。」棄海曰：「吾記之矣。」無何，林風震動。棄海忙囑康老曰：「汝速歸家，將四人隱於密室。須過七日，方許出之。」言猶未已，但見山霧愈布愈密，黑不見天。頃刻間，風聲大作，摧林折木。棄海知妖歸來，不見四人，遍山尋覓，海風乘定，竟入霧中，正遇妖王駕霧而來。棄海曰：「汝屬何妖，要向何往？」妖王曰：「吾撐天豹也。擒得男女四人，倏然失去，是以乘風駕霧，於壑之內外遍地搜捕。倘有作梗隱匿此人者，吾必全家吞之！」棄海曰：「汝言四人，女二男二者乎？」撐天豹曰：「是也。」棄海曰：「若然，吾已放歸家矣。」撐天豹怒曰：「吾得此四人，以為東、西、南三王佐酒之物，汝有幾許本事，輒敢言放耶？」棄海曰：「狗妖不畏天律，殘害生靈，有何能為，且來與吾一試高下！」撐天豹曰：「爾能勝吾，讓爾稱雄此地。」言訖，手執鐵抓，直擊棄海。棄海以定海槍挑去，當將鐵抓挑在一邊，回手一槍刺之，正中撐天豹左膀，負痛難支，大叫一聲，風車斜斜墜下。棄海驅風追逐，相隔不過數武。撐天豹見追甚急，回轉風車，復向棄海一抓。棄海閃過身軀，仍然回手一槍，又刺右膀。撐天豹大呼而墜，竟墜洞前。

本洞小妖忙報三洞妖王，各駕風車，來鬥棄海。棄海曰：「爾等暫停戰鬥，且報名來。」中妖王曰：「爾欲知吾輩之名乎？吾乃撐天熊，左乃撐天虎，右乃撐天麟也。」言已，各執軍器，三面夾攻。棄海暗思：「妖眾我寡，非智取不能獲勝。」鏖戰良久，見撐天虎稍有懈志，一槍刺去，恰中彼腦，亦墜北洞之前。撐天熊曰：「爾果再勝吾二人，是壑讓爾稱雄，吾輩甘心聽其驅使！」棄海不答，手執定海神槍，奮力前來，刺如雨點。二妖目為所眩，各得數傷，遍體血流，雙雙墜地。棄海風車按下，見四妖臥於一處，剛欲刺之，四妖「饒命」聲聲，喊不絕口。棄海曰：「欲吾饒汝，須聽吾言。」四妖曰：「祈為指示，敢有不遵。」棄海曰：「自茲以後，宜斂其形，不得吞噬村民，視人命為草芥。各在本洞，朝夕修煉，以去狠毒之心。如背吾言，決不寬貸！」四妖曰：「謹遵示諭，斷弗違命矣。」棄海囑罷四妖，仍駕海風騰空而去。

四妖呻吟不絕，自相怨尤。適遇靈宅真人雲遊到此，俯視壑內，黑霧重重，按下雲頭，乃見四妖遍體血痕，呻吟之聲，達於壑外。靈宅化一貧道，近前詢曰：「爾四妖頭，得何人所傷，狼狽若此？」四妖曰：「不知何處來一道士，無故斯吾妖部，吾等不服，與之力戰得傷。望老道垂憐，一力援救。」靈宅子曰：「汝等起坐，吾與汝療之。」四妖起，靈宅子各予靈丹一帖，掬水而服，頃刻傷愈，如似平常。四妖不勝歡欣，拜謝不已。靈宅子曰：「吾袖中默會，其刺汝者，乃三緘弟子棄海也，汝等欲復此仇，須約絕惡妖類。不久棄海要在落雁江下，征討蓮田。汝輩聚得妖兵，隱於江外，待彼來時，兩路截擊，可復汝仇矣。」四妖曰：「承道長指示，謹記勿忘。」